

血雨飄香劍



著

二

目 录

第 十 章	三叶铁柳	219
第十一章	少女郁情	234
第十二章	两败俱伤	257
第十三章	昆仑绝技	283
第十四章	血线玉龙	293
第十五章	两厢情愿	324
第十六章	断云剑法	352
第十七章	身世未明	367
第十八章	话前因	391
第十九章	淡虎色变	417

第十章 三叶铁柳

突闻龙寒秋低声叫道：“回来，你要到哪里去。”

曲玉枫还是真听话，驻足转身，苦笑一声道：“我不
到哪儿去，想到外边走一走……”

怒目相向，两唇高高嘟起。

说来实令人难以置信，曲玉枫对于龙寒秋，这轻喝
低声，不但不以为许，相反的而责怪自己举动言语未能
留心，才招致龙寒秋气恼。

龙寒秋一声低叱出口，好似自知过份，脸上的神色
登时一变，心里感到无限后悔，焦灼不安之情，极快的就
形诸于色，他生恐曲玉枫，一气之下绝情而去。

而曲玉枫将头轻摇，并低声说道：“不恨，只恨我自
己说话不当心，而惹急你生气……”

他这发自内心的话，使龙寒秋深受感动，热泪不由
自主地，竟夺眶而出，沿着颊腮缓缓而下，咽唤一声。

“枫弟弟你真好……”

语声中他突然变得娇弱无力身躯竟向曲玉枫的胸前依靠过去。

只见他双目轻瞋着满脸红羞，呼吸亦频促转急。

曲玉枫双手轻轻抚着龙寒秋的双肩，急声问道：“龙哥哥，你怎么了。”

龙寒秋将头轻轻一摇，抬手拭去脸上的泪痕，望着曲玉枫，展唇一笑，接着低声说道：“我没什么，只是感到头有点痛，……”说完，脸上竟又无故乏上一层红晕，不等曲玉枫开口又接着说道：“枫弟弟，你不是说想到外边走走么，我陪你去好不好？”

曲玉枫连声应道：“好，好……”

两人手挽手，并肩踱出房门。

此时，曲玉枫的脑际，一连串划上好几个“？”号，换句话说，他对龙寒秋的一举一动，都发生莫大的怀疑和惊奇。

他以自身作比，总感到龙寒秋的一切，都与自己迥异不同，究竟什么地方不同，他却无法肯定说出。

这也难怪，曲玉枫尚是一个无江湖经验及阅历，童心未泯，稚气犹存的大孩子，他怎么想到许多……

岁月如流，瞬息之间，已是三天过去了。

张玫瑰之伤势在瞽目神医的悉心照顾下，已好之泰半，并且已行动自如。

三天的时间，虽然是那么短暂，但对她来说，犹如做

了一场梦，梦见和那个令她牵肠挂肚的人儿，相偎相依情话绵绵，这梦中情景使她刻骨难忘……

当她看到曲玉枫出现在眼前时，她还以为此身犹在梦中，一对充满了惊喜和无限深情的大眼，死死的盯视着曲玉枫，朱唇微动，却仅仅吐出了两个字。

“你好？”

千言万语，无限深情，在这“你好”两个字中，表露无遗，曲玉枫感到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掏慰和赧然，只将头轻轻一点，未发一语。

龙寒秋冷眼旁观，不知何故，他心里感到极不受用，一脸的淡漠神情，遂对曲玉枫道：“张姑娘伤势，还未完全复原，不宜劳苦，我们还是出去走一走，让她多休息休息。明天好继续上路。”

说完，也不等曲玉枫愿不愿意，用力拉着他向屋外走去，曲玉枫虽愿一个万个不愿意，但他无勇气拒绝，目光依恋不舍向张玫瑛瞥视一眼，默无一语的跟随着曲玉枫走了出去。

张玫瑛眼睁睁的望着，曲玉枫被龙寒秋拉走，芳心深处陡然间涌上一股，令她难以忍受的空虚之感……

阳春三月，遍地新绿。

此时，若在内陆，则正是万物欣荣，惠风和畅，熏人欲醉的季节。

而在新疆由于气候的关系，则就大谬不然，夜晚重

裘覆身尚觉意袭人，而日间则又捂热难当。

尤其时当正午，那炙热的程度，更令人难以忍受。

这时，通往古城子即今现之奇台，的官道上，只见四骑手色迥异，而均神骏非凡的高头健马，昂昂竖耳迎着烈日，扬起半天滚滚黄尘，疾骋如神。

四骑奔马正在绝飞驰之际，前路约有百十丈左右处，现出一片占地极广的茂密的森林。

走在最前在的一骑马上，乘坐着一个，年约六旬，相貌清癯双目翻瞪之上白墨多少的老者，遥视那片森林，自语一声：

“好热的天啊……”

自语声中，扬鞭遥指那片茂密的丛林，扭头对身后一匹健马上的骑客，扬声说道：“天气太热了，我们就在此林内，凉爽凉爽，透透气，同时，也让牲口缓口气等日影偏西炙热稍退之后，再继续赶路。”

原来这马上四人，正是偕相行远赴北疆的瞽目神医，曲玉枫，龙寒秋，张玫瑰等诸人。

四骑健马在瞽目神医的语声甫落中，已离着那片茂林仅有十丈左右了，坐骑勒顿接飘马身而下，纷纷向林内走去。

几人牵着坐骑，深入林中，约有一二十左右时，正要觅地休息这际，突见迎面走来一个，老态龙钟，步履艰难，着上夫装束的老者，拄杖蹢蹢而来。

几人仅对这老人扫视一眼并未放在心上，继续纵目向四周瞬视过去，意在找寻一处，比较洁净而凉爽的处所。

然而，就在几人放目四视的息间，那个老态钟重的老人，已走临瞽目神医，一丈左右之处。

瞽目神医见状，心里一动，诧异生疑，暗道：“此人莫非是红宫贼徒，乔装而来，欲对自己几人，暗施毒手不成。”

思忖中情不自禁，暗运真力蓄势以待。

就在这个时候，牵在他手里的坐骑，突然无故自惊，双前蹄离而起，发出一声急怒的长鸣。

那个老人，恰于此时，行近怀前他好像被马鸣所惊，皱纹重叠的脸上，顿现老惶恐之情遂即发出一声惊叫。

只见他的身形在惊叫声中，好似惊恐过度，进退失据来回一晃，直向马腹之下，踉踉跄跄的，跌扑过去。

瞽目神医，仅对这老人发生怀疑宫贼其为红宫疑徒乔装而来，欲对他们几人暗施毒手。

但是，他却不敢肯定眼前老人，就是徒贼宫红所乔装。

是以，当他发觉老人，直奔马坐的肚腹下踉跄过去时，他生恐自己判断不确，而误伤老人。

他遂运半力贯告注臂，轻用托马，向外一送，身形随势欺至老人身侧，左手抓住老人的手臂，轻轻向外一带。

那个老人好似站脚不稳，惶恐过度，手中拐杖突然出手，直奔瞽目神医的胸前飞倒过去。

瞽目神医虽是仓促出手，而暗中犹存戒备，见状劲凝中食二指，轻轻将那银拐杖拨向一旁。

老人惊魂甫定，翻定双目，狠狠的瞪了瞽目神医一眼，好像是埋怨为他管不好自己的坐骑，气喘吁吁的拾起拐杖一言未发，向前走去。

瞽目神医，目光灼灼地注视着老人的背影，心里总感到事情有点蹊跷，但是，老人的一举一动，又无丝毫破绽可寻。

他怔思良久，依然是茫然无绪。

此时，曲玉枫已将坐骑拴好，走了过来，当他看到瞽目神医木立怔思的神情过，心里一惊，脱口问道：“前辈，发生什么事故了吗？”

瞽目神医，缓缓收回目光，望着曲玉枫一笑，道：“我总怀疑那个老朽是有所为而来，但是，又无丝毫破绽可寻，这事真令老朽，百思难解……”

谈话之间，举目再一打量那龙钟老人，却是仅此一瞬之际，竟自踪迹杳然，不由更感疑诧。

龙寒秋与张玫瑰，亦形相偕走来。

四人席地而坐，瞽目神医正待将一切经过详情道出之时，突感左手中十二指，传来一阵极轻微的麻痛。

他心里不由一震，注目仔细一望之下。

只见左手中食指头端，各显出一条浮游蠕动而细如鬓发的红线，正缓缓的向手掌伸延过去。

他的脸色顿时巨变，汗沁如雨，突然仰首发出一声凄然长笑，笑声历久不绝霄撼林木，枝叶纷落。

曲玉枫和龙寒秋见状，心里均为之一震，目光向瞽目神医叮望着。

张玫瑛在瞽目神医的凄然长笑声中，神情亦是巨变，她对瞽目神医的为人，知之最深，仁风可举，乐天如命。

若非发生绝大事故，断不会发出如此，令人绝望不安，而又充满了，绝望之情的凄然惨笑，她心知寻常，情急之下，热泪不由夺眶而出，咽声唤道：“师伯，您老人家怎么啦。”

瞽目神医似若无闻，依然惨笑不止，只笑的声嘶力竭，曲嗒然而止，双目之内充满绝然之情，向中食二指叮望着，曲玉枫无限焦灼的问道：“万老前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老人家如此不安……”

瞽目神医心情在愤急之下，才陡失常态，片刻之后心情已渐渐的静下来，冷声目光慢慢移向曲玉枫，暗然长叹，道：“老朽已身中无药可救的泡世创毒三叶铁柳。”

他一言出口，曲玉枫，龙寒秋，张玫瑛，同时发出一声惊叫，神色也随之巨变，曲玉枫听瞽目神医说得如此严重，知非虚言，遂惶声问道：“万老前辈，难道说普天之

下,就找不到可解三叶铁柳巨毒之物吗……”

瞽目神医,神情黯然,忖思有,才轻叹道:“天然万物皆有相克,然克制三叶铁柳之物,有却等于没有。”

曲玉枫一听,精神为之一振,有了前次替张玫瑰治疗的经验,他认为只有一线生机,总可以想到办法……

遂又追问道:“老前辈,您告诉我,何物可以解救您老人家所中的三叶铁柳巨毒,只要晚辈力所能及,那怕是赴汤蹈火,也要找得解药来。”

他这种发于心而诚乎中的心意,使瞽目神医深受感到,一时之间,竟然老泪泫然而下,无限感激的说道:“小友这番心意,使老朽铭感五衷,永生难忘……”

微顿续道:“天下只有无目铁蟒之胆,可解三叶铁柳之毒,然而,无目铁蟒,为洪荒遗种极为罕见。”

据老朽所知,当今武林中,只有居住在天山深处‘半阳谷’中的,狐心华陀耶吾非,饲养着一条。

此人精擅医理为功绝高,而且用毒更是惊绝当今,而其为人则是刻薄成性,贪嗔轻义,从不轻发仁心,无论何人有求于他,必须满足其诛求无时的贪欲,始允所求。”

曲玉枫眉头一皱,面露为难之色,低声说道:“如是少数金钱,尚可设法,万一他贪求过多,一时间恐怕难以凑足……”

瞽目神医,苦笑道:“小友有所不知此人富甲一方,

普通的金银珠玉，根本就不放在他的眼下，他所贪图，不是前古神兵，就是盖代绝学。”

曲玉枫一听，双眉就更紧紧的蹙在一起，沉吟良久，脸上倏现坚毅之色，嘴里却喃喃低语道：“恩师，徒儿为情势所迫，只有违冒师门之戒，徒儿此去北疆如能侥幸生还，定至你人家面前，领受重责。”

喃喃声中，脸上的神色更行坚移，目射异彩，望着瞽目神医，说道：“老前辈，晚辈已思得一个万全之策，只要见到那狐心毕陀那吾非之前保管他双掌奉上无目铁蟒之胆。

事不宜迟，就请您老人家示知，赶到天山半阳谷的途径，晚辈也好早去早回。”

瞽目神医好像猜透了曲玉枫的心意，双目不瞬地向他盯视有顷，慨然说道：“老朽因届知命之年，对生死一事，本不足惜，适才实因一时愤急，而致丑态毕露遗笑大方。”

但不知小友，所谓万全之策，能否告诉老朽。”

曲玉枫微忖，道：“祈前辈原宥，此非说出之时，等晚辈携回无目铁蟒，之时晚辈定当详告一切。”

他与瞽目神医相处时日虽短，但他对瞽目神医的为人却了解甚深，知道若将暗中决定之事说出来的话，定遭鼓拦不允前往。

是以，虚与敷衍，未知真情。

瞽目神医，长眉一皱沉吟片刻，才说道：“好，你去吧，但愿你做不出，令老朽不安心之事。”

说罢，以指代笔，就地画了一个简单的地图，将逆赴，半阳谷的途径，对曲玉枫说加说明，并与曲玉枫约定在庆城子天有客店相会。

曲玉枫牢房于胸，振臂而起，就要立时动身，倏地又？伫足问道：“前辈所中剧毒，最多可以支……支持多日。”

“可支持四个周天。”

“好，晚辈定于限制以内赶回。”

一直沉默不悟的龙寒秋，突然说道：“枫弟弟，我和你一同去。”

曲玉枫望着龙寒秋，沉吟低语说道：“龙兄，万老前辈与张姑娘，均为带伤之身，需人照顾，同时，预防贼徒再施辣手，我看龙兄还是留下来为好。”

语意深长，关注之情，尽益直表。

张玫瑛一直默不作声，而她的两道目光，望望瞽目神医，又望望曲玉枫，朱唇启动欲言又止。

神其神情，颇想与曲玉枫相偕同行，但她想到自身伤势未愈，恐难负荷长途劳顿，故而话到唇边隐忍未发。

曲玉枫衡着龙寒秋将头轻点，道：“金玉良言不敢稍忘厚爱盛情，铭感五内。”

说罢，牵过骑马，用手抚摸着雪猿的头顶说道：“你

留在此地，不要调皮，三日之后我就会回来。”飘身上马，看着三人将手一拱，催骑飞驰而去。

就在曲玉枫上马之时，张玫瑰的双目之内，痴痴的盯视着曲玉枫。

千叮万嘱，万缕柔情，都在这深视中，表露无遗。

直到曲玉枫的身影，消逝之后，她才缓缓收回目光。

直化弄人，曲玉枫此一去，几乎命绝天山，魂归离恨后，自有交待，此处暂且不表。

却说曲玉枫心急赶路，任马飞也，在他的估计中，路上如无耽搁天黑之前，即可到达卧熊崖，让坐骑略事休息，继续上路，于天亮之前，无论如何也可以到达半阳谷。

他骑在马上，目光灼灼的向四周瞬视着，而脑际则迴旋着，瞥目神医所指的途径形势，以免走错了路。

时间一刻不停的溜了过去。

日已偏西，酷热骤敛，阵阵清凉的晚风，拂面而过，令他感到如沐春风，精神舒畅。

在余阳残存时分，他已遥遥望见，一座如熊蹲卧的山头他见状心神为之一振，暗道：

“莫非这就是，万前长辈所说的卧熊崖吧。”

思忖中凝聚目光搜视过去。

只见那座好熊蹲卧的山崖之下闪烁着无数灯光，这种情形，使他证实自己所料不错。

盞茶之后，他已驰临熊崖不足半里之遥。

天色亦于此时完全黑暗下来，他藉着闪烁的灯光，将这依山为名的山城小镇，概略的打量一下。

只见房舍连绵，约有千栋，阵阵叫哭的人声，随着夜风飘送过来，他目光概略一瞬，即催骑直入镇中。

他挽缰缓行，因心中有事，而无闲情浏览沿街的风光，只想觅一家饭店或酒楼，填饱肚皮，养足精神，好继续赶路。

他来到一家名叫天福酒的门前，遂停了下来。

将坐骑交给伙计，命其多加草料。

然后，觅了一张空桌子坐下来，招呼伙计命其端上一从现成的饭食，低头大吃旁若无人。

他吃完之后，正要唤伙计结算帐目之际！

突然发觉有两道锐利的目光，不时向他飘视过来，他心里一动，目光本能的随势瞬视过去。

只见相距一丈左右处，一付座位上，坐着一位粗布裙汉人装束，年约十七八岁，面貌丑陋的少女。

曲玉枫的目光一瞬视过去时。

而那个少女，亦正举目飘视过来。

四目相接，曲玉枫只感少女的两道目光，灼灼生寒，威凌慑人，而脸上却死板板的毫无表情，他暗叫一声：

“惭愧。”

遂急忙把目光移开，心里则暗暗想道。

“此女，目蕴精光，显然内功修为已个相当火候绝非等闲之辈……”

而那个少女，亦于四目相接的刹那间，急将目光移开。

曲玉枫一思而过，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遂招手唤来伙计，命其结算帐目，伙计躬身说道：“小爷，连马料在内，共是一钱三分。”

曲玉枫伸手由怀中，取出一两文银，递给伙计，接着说道：“不用找了，多余的赏给你了。”

伙计一听，顿时眉开眼笑，连声称谢。

曲玉枫将手一摆，道：

“不用谢了，我问你此去半阳谷，还有多少路程。”

伙计一听曲玉枫要去半阳谷，脸色登时为之一变，目光向四下里张望有顷，压低嗓门说道：

“小爷，如果你不去半阳谷，而能解决问题，最好是不去。”

如果非去不可的话，现在动身明日中午以前可到。

不是小的多嘴，我劝您还是不去的好，因为……总而言之以不去为妙。”

店伙计因感曲玉枫出手大方，才暗示他此去危险。

曲玉枫将头轻点，未置可否，迈步向外走去。

就在他正待上马动身之际，突闻店内传来，叱喝之声，他本能循声望去。

只见三四名伙计，围着那个面貌丑陋的少女，声势汹汹七嘴八舌在说道：

“告诉你，也不打听打听，天福酒楼是好欺负的，我若不看在你是女流之辈的份上，早就动手教训你了。”

咱们是闲话少说，没钱妄想白吃那是梦想。

那个少女神情依然，目光冷冷的一扫身侧的几名伙计，语声却极缓和的说道：

“路上不慎，将盘费遗失，至此方才发觉，改日过此定加倍奉上。”

那几名伙计，依然吵吵嚷嚷，不依不休，其中并有一人竟口出轻薄之言。

“可惜你这付尊容，不敢让人领教，你要是生的稍微漂亮一点多好，那我就代你……”

那个少女对这个伙计所说的话，似若无闻，双目竟慢慢地闭了起来。

曲玉枫感到这群伙计太可恶，随走了过去，喝道：

“一顿饭钱，能值几何，要尔等如此吵吵嚷嚷，以后再要如此无礼，我非教训教训你们不可。”

说罢，由怀中取出一两文银，向地下一丢，怒声说道：

“拿去……”顺手又从怀中取出十两银子，向那个少女望了望，轻轻放在她的面前，一言未发，转身走去。

少女缓启双止，向曲玉枫的背影，盯视一阵，伸手抓

起桌上的十两银子就走。

曲玉枫正行走间，突感身侧的风声微飏，接着就见那个少女擦身而过，匆匆离去。

他望着少女渐渐远去的背影，伸手拉过坐骑，正待翻身上马之际。

突然，发现马鞍上，放着一浑圆之物，心里一动，伸手一取了过来。

注视之下，脸上的神情，为之一变，茫然怔愣。